

漢鏡歌十八曲集解

譚儀纂

班書不載饒歌。故無六朝唐人舊注。聲辭並寫。當時采詩入樂。伶人不知釐別。陸機鼓吹賦云。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登臨。又云。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柑之可榮。古籍散落。譌闕至今。三五篇外。不堪授讀。儀流連聲詩。稍通旨趣。嘗欲理董。爲言志之導。吾友陳子公邁。以是曲問。炎夏晝長。偶發陳允倩采菽堂古詩選。張翰風宛陵書屋古詩錄。莊葆琛漢饒歌句解。陳秋舫詩比興箋四書。剡刺要刪。略下己意。爲集解一卷。自晨至暮。遂以卒業。以示公邁。不足爲前修舌人也。采獲羣書。坳益稍備。公邁儻有意乎。癸酉六月十有九日。譚儀識。

漢鼓吹鐃歌十八曲

宋書樂志。古今樂錄曰。字多譌誤。又有務成、元雲、黃爵、鈞竿、亦漢曲也。

朱鷺曲

隋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樓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譚苑醍醐曰。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莊述祖曰。朱鷺、思直臣也。漢承秦弊。始除誹謗妖言之舉。而臣下猶未敢直言

極諫焉。舊第一。陳沆作第十二。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茹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

一作諫

者

陳祚明曰。鳥古與雅同。茹古荷字。諫一作誅。末三句古。且意味深長。

作諫者是。蓋人臣風諭其君。不驕亦不舍。莊述祖曰。賈生書云。鼓所以來諫者。飾鼓以鷺。以其取魚而能吐。猶直臣聞善言。必告於君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陸機詩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毛傳。以鷺與潔白之士。鳥常爲歇。歇歇、吐也。鷺、量也。鷺嘗邪、言鷺吐魚。不可量也。路邪、聲也。漢鐃舞歌詩曰。治路萬邪。釋草曰。荷夫渠。其根茹。鷺、鳥之潔者。而茹下又至潔。喻潔白之士。不苟食也。食之不以其道。鷺亦不吐所取魚。言人君常屈已求諫。陳沆曰。漢設御史刺史之官。職伺察糾舉之事。時有不能稱其任者。故曲刺之。鷺當食於荷下。荷不之捕食。又不以吐者告。則縱奸養惡。所司何事乎。詩曰。維鷺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將以問諫者之謂也。譚儀曰。朱鷺、刺上不潔而多取也。鷺不純白。以朱爲瑞。亦好異。食魚無算。窮極茹下。竭澤而漁矣。卽不之食。終不以吐。無賢也。誅、責也。將以問黜幽者。烏路邪皆聲。古今錄所謂辭體相襍。不復可分。後仿此。

思悲翁曲

莊述祖曰。思悲翁、傷功臣也。漢誅滅功臣。呂后族信。越。民尤冤之。舊第二作第五。陳沆作第十四。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意。

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莫

安宿

陳祥明曰：大抵悲翁之勞。莊述祖作思悲翁唐思。思悲翁唐思解曰：翁者、老人之稱。老者多思往事而悲。故

破楚垓下，爲異姓王。與韓信並。固千載一時之遇也。漢書燕刺王傳：頭如蓬蓬，言攻戰將士，頭久不理。如蓬草叢生，首一作莖。常爲叢。淮陰侯曰：狡兔死，走狗亨。交君當作莖。漢郊祀志如瀉注：五月五日作桑。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莖、莖根也。章、桃、辟凶邪也。桑、桑根及章桑。章布傳曰：諫彭越，盛其醢賜諸侯。時功臣誅者，兩韓信、彭越、黠布、陳、韓、故曰桑子五也。拉沓、飛兒。莊又桑桑子五句。陳沉用莊本。美入、喻盛年也。此言可悲之人。思之無益。韓彭、淮陰、始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思之晚矣。功臣誅之凡五人。則存者，亦廩不自保。將安所棲託哉。譚儵曰：思悲翁、哀征役也。楚漢之際，伏尸流血，天下騷然。少壯入軍，垂老不反。唐、空也。思之無益。陳義得之。少壯幾何，侵尋至老，侵以遇悲翁也。六字句。也亦聲。但我思蓬首。自伯之東，首如飛蓬也。狗逐狡兔食，征役羈孤，弱肉強食也。桑子五桑母六，或有子，或無子，人以爲不祥。終不見收。拉沓失羣。日莫安宿。交君未詳。音哀以厲。慘于伯兮之詩矣。

艾如張曲

陳祥明曰：艾與刈同，如讀爲而。莊述祖曰：艾如張，戒好田獵也。田獵以時，愛及微物，則四時和王道成矣。舊第三作第八。陳沉作第八。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矜室

陳祥明曰：雀以見羅而高飛

也。莊述祖曰：艾而張羅，艾草爲防。而後設網羅。天子諸侯蒐狩之禮也。既有防限，亦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義。奪、平也。地之坦易也。於何聲也。王者交萬物有道，故王道成。四時和。倚欲當作捨欲。左傳諸戎捨之。注：捨其足也。子虛賦：微欲受詔。郭璞云：欲、疲極也。司馬彪云：微欲遮其倦者。矜、當作蒙石。衍室字。石矜確之屬。說文注：矜以石箸。惟繁也。山陰野也。雀、微物也。龍山園澤。與古異矣。雀以高飛。猶恨失之。必微倦極而燕取焉。物亦自愛其生。誰甘心弋獲乎。陳沉曰：諫時也。法網苛細，反漏吞舟。雀以高飛奈雀何。誰肯坐而受死者哉。羅山網澤。無微不設。自以爲密。挺而走險。驚而羣飛。而亦無如之何矣。疑亦漢武時詩。譚儵曰：艾如張。賢者避世之詩也。王者天網求賢。以圖治平。高蹈之士。避世無悶。入山必深。束帛既貢。超然遠舉而已。倚與猗通。倚欲願欲。從吾所好之謂。矜室未詳。或者迫蹙之義與。

上之回曲武帝本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樂府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莊述祖曰。紀巡狩也。舊第四作第十五。陳沆作第三。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

秋萬歲樂無極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顏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莊述祖曰。益當作溢。釋詁曰。溢。慎也。慎夏言辟暑。戾太子傳。上辟暑甘泉宮。承。迎也。言帝將往

回中。先幸甘泉。迎四時之德。至。夏至。石關。宮名。月氏之臣。蓋元封中事。匈奴之服。當在宣帝時矣。郊祀志云。宣帝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時神爵元年也。匈奴之服。在神爵二年。至甘露三

年。始來朝。是上之回上陵遠如期。三曲蓋作於一時者矣。陳沆曰。此詠漢帝幸回中事也。或以上之回三字爲句。大誤。益夏者。謂天益就暑。以時將屆夏至故也。宣紀云。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月之

單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即此詩之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也。譚儀曰。史文具矣。陳遂得之。然月氏臣。匈奴服。頌禱之辭。不盡紀事。何必非武帝詩。

翁離曲一作攢離。莊述祖曰。翁離。思賢也。賢者在位。則引其類與並進焉。舊第五作第二。陳沆作第十三。

攢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攢離趾中陳祚明曰。楚辭之遺。莊述祖曰。劉熙釋名云。攢。翁也。翁。攢也。案攢離當是句。藥。趾止同。說文注。止。下基也。攢離

蘭蕙皆香草。以攢離爲趾。而築室。葺之必用蘭蕙。唯君子能用君子。亦唯君子能爲君子用。周灌親而賈傳疏。公孫相而董生棄。言者無辜。聞者足戒也。蕙用蘭。當作蕙蘭用。蕙蘭用疊句。陳遂用莊義。譚儀曰。攢離。刺用遠厥才

也。攢。樹增麗。積小高大。其趾厚矣。非干霄之木。不以構連雲之廈。蕙蘭弱材。如世文士。古以爲佩。今以爲棟。蕙蘭不任咎也。蕙用蘭者。互文。再言攢離趾中。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

戰城南曲莊述祖曰。戰城南。思良將帥也。武帝窮武曠土。征伐不休。海內虛耗。士卒死傷相繼。末年乃下詔棄輪臺。陳旣往之悔。故思伊呂之將焉。舊第六作第七。陳沆作第六。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

冥梟騎戰鬪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

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陳祚明曰：朝望軍士而動感憤之心。死者誠可哀。而偷生者多。忠臣不可得。而思良臣。全師早歸爲上。亦大風之惠。頌牧之懷也。張琦曰：將帥微幸成功。不恤士卒之死。水深激激。喻法令之酷。蒲葦冥冥。狀死亡之慘。壯士已死。庸夫偷生。梁非築室之所。猶食必求禾黍也。謀之不臧。願爲忠臣不可得。思古良臣。不得已而用兵。必能師出以律。所以深戒黷武也。莊述祖曰：梁、橋也。治橋

以渡水。築室以留田。田在梁北。室在梁南。置錯徙民之策。充國屯田之奏。皆有治橋築室之事。疆場有事。死固其所。然忠臣死經。非可責之士卒。子謂主將所謂良臣。必若商周之伊呂。然文王之仍壘。武王之會朝。旦夕之間。有征無戰。全師而歸。豈至踰時之役。經軍之戍哉。陳沆曰：匈奴傳。築朔方。數入寇邊。殺略甚衆。漢復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又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置城障。列亭至盧胸河而屯其旁。築居延澤上。匈奴數入大殺掠。壞所築亭障而去。正此詩所指。或曰莫不猶言無不。謂無一人死傷也。譚儀曰：此久戍思歸。而哀國傷也。梁何北。一作何以北。而穫一作不穫。莫一作暮。水深以上。莊陳皆謂代死者之言。愚以爲亦生者自念之哀辭。

巫山高曲

莊述祖曰：巫山高、閼周也。楚頃襄王約齊韓伐秦。而欲圖周。國人疾其不能自強。而棄其主且閼周之將亡。故作是詩。此楚歌詩。漢武時樂府采之。舊第七作第三。陳沆作第五。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

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陳祚明曰：湯湯回回。起下望遠思歸之情。莊述祖曰：應劭曰：巫山在西南。以巫郡西與秦界。故曰巫山高。楚自懷王背從約與秦合晉。兵敗國削。竟以客死。頃襄王立。復迎

歸于秦。數爲好會。又與秦伐齊。取淮北。宋玉高唐神女賦所爲諷也。淮水楚所以東。指泗上十二諸侯者也。楚但知自淮泗東侵。而不知守巴巫以禦秦。故曰淮水深。難以逝。害當作周。謂二周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西歸無所。東歸又不能。徒臨水遠望。閼之也。高曳簪樵同。假借字。集讀若就。梁喻諸侯。當樵喻臣。傷時無桓文之伯。管甯狐趙之臣。湯湯、水大貌。回回、迂難也。陳沆曰：此似憂吳楚七國之事。始皇帝初年。吳楚風謠。武宣之世。采入

樂府。巫山謂楚。淮水謂吳。一恃山險。一恃水險。若舉兵妄動。則梁據天下之中。形格勢禁。必爲所阻。進不能西向。退不能東歸。漢兵從天而下。此時楚雖欲走集。而無高險之可恃。吳雖欲退守。而無舟梁之可度矣。進退失據。坐而就擒。良可悲也。始藩傑忠智之士。鄒陽枚乘之儔。見幾深計而作者與。譚儀曰。巫山高。南國之士。自傷不達於朝廷也。漢初封國既大。諸王驕恣。傳相一不謹。輒與同辜。其在庶士徵召所不及者。困于方隅。俛仰不遂。有憂生之嗟。梁苑鄒枚。淮南八公。雖曰知遇。亦士之不幸耳。故與巫山之高。淮水之深。思東入中國。而不可得。害。何也。害梁不爲。何不爲梁也。所處既卑。無梁奚濟。終身在湯湯回回之中。溺泣于淪胥之地而已。文景而後。蒲輪四出。計吏作貢。於是賢士有以自達。聖主賢臣之頌。炳焉與三代同風矣。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此其最著者乎。陳修撰以爲七國之事。近之。而有所未盡也。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上陵二曲。爲上陵食舉。陳祚明曰。古辭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莊述祖曰。上陵。紀福應也。舊第八作第十六。陳沆作第二。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

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陳祚明曰。乍開二句。與史記日月避隱。爲光爭勝。但不知與上陵何異。莊述祖曰。周禮注。

泰時。福慶也。美美。言福慶之衆至也。宣紀元康三年。神爵數集泰山。四年。神爵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宮庭。甘泉殿中。及上林苑。五年。改元神爵。漢輿服志云。耕車有三。蓋一曰芝車。宣帝詔曰。醴泉旁流。枯槁榮茂。又

上世祖陵作也。宣帝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陳沆曰。世祖廟立於宣帝。此時多言神仙瑞應之事。蓋

上世祖陵作也。宣帝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陳沆曰。世祖廟立於宣帝。此時多言神仙瑞應之事。蓋

將進酒曲 莊述祖曰。將進酒。戒飲酒無度也。賓主人相勸酬。歌詩相贈答。無沈湎之失焉。舊第九。陳沆作第十一。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陳祚明曰：詩審搏。言合搏搏聲。莊述祖曰：乘

、增益也。白者、罰爵之名也。辨偏通。言偏加爵也。放、效也。雖放效故歌。作者各異也。陰氣當作坎沘。沘、盡也。悉索、亦盡也。禹當作遇。良工觀而後知作者用心之苦。作者固良工也。

陳沆曰：疑亦武帝柏梁賦詩時事。

張自珍

曰。苦當作若。而白搏作索爲韻若。順也。言觀者心皆愜適也。譚儀曰：此資鑑之遺聲。當非刺詩。加一作佳。搏一作博。皆聲近通借。陰氣云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同陰氣者。房中歌所謂細齊人情也。禹當爲命。似古文命。

傳寫作禹。觀、請觀周樂之觀。命此良工。即觀者之苦心也。苦自與作索協。搏从專聲。亦協。不必作者。

君馬黃歌

汲古本宋書作歌。莊述祖曰：君馬黃、諫亂也。君臣各從其欲。車馬曾不得休息焉。舊第十作十一。陳沆作第九。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騷蔡有緒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

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陳祚明曰：此或空谷白駒之思。莊述祖曰：君臣同等。相謂之稱。詩毛傳曰：玄馬病則黃。蒼皆良馬也。美人謂君。佳人謂臣。陳沆曰：諫上下不一心也。疑亦諫武帝予智自雄。不能下賢納諫之詩。君馬黃、臣

馬蒼。雖名分之別如此。至于出謀發慮。君或當舍己而從臣。猶馬之蒼。而驅逐或良也。易水之騷。上蔡之緒。中亦各有神駿。豈可以驪黃別貴賤哉。乃君臣各心。南轅北轍。上驕下默。國事其安極哉。譚儀曰：君馬黃、刺友也。古君臣之稱。不專辨上下。莊言同等相謂者。是忽南忽北。同心離居。分道而馳。馬逾良相去適遠矣。易、北也。蔡、南也。

怨詩如相思焉。美人佳人皆謂友。

芳樹曲

莊述祖曰：芳樹、諫時也。衰亂之世。以妾爲妻。上無以化下。而好惡拂其性。君子疾其無心焉。舊第十一作第十二。陳沆作第十五。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恨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妒人

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絲如魚乎悲矣

陳祚明曰：有以芳樹之長嚴風。比賢才之遭謫斥也。夫被妒者深愁。而庸主與奸邪。且相得

極歎。悲夫。譚義曰：常爲憂謫之詩。陳說可徵悟也。舊本聲辭既清。始不可讀。莊氏讀定。亦云深思。陳修撰從之。今附錄于後。以諗來者。

芳樹日月亂如秋風下上無心芳樹溫央三而爲行鵲臨蘭池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心望妒望

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君將何以如魚如絲子乎悲矣

莊述祖曰：芳樹、美蔭也。日月比國君與夫人。从、低、同介也。樹遇風則

仆。溫央、驚驚。聲近假借。驚驚、匹鳥也。三而爲行。則亂羣矣。鵲喻夫人不見禮於君。慙潔白之志而獨處也。匡、正也。言心無主。不可得正。身不得其正。耳目視聽。皆禍之招也。之子、謂怙寵者。說文注。望、艸木妄生也。望妒

嫡。故曰望妒。心見物而遷者爲它心。絲所以釣也。夫婦以禮相成。如釣之得魚。以妾爲妻。無禮甚矣。子、卑也。單、獨也。詩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悲夫人之見遠外也。陳沆曰：今君有它心。將何以相求乎。是以子然悲也。

譚儀曰：莊說此篇。與楚風白華詩義相近。

有所思曲

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莊述祖曰：有所思、諫時也。衰亂之俗。昏嫺之禮。應、夫婦之道者。男女各以其私相約誓。而輕絕焉。舊第十二作第十三。陳沆作第十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襖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

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颼東方須臾高知之

陳祚明曰：繞歌本襲楚音。當亦人臣思君之旨。而情思纏綿悱惻。爲決絕之言。怨而怒矣。然望之深。故怨之切。人情乎。且摧燒煬灰。絕手已甚。不合則去。理或宜然也。張琦曰：兄嫂當知之。自美其潔白也。東方須臾。可驚天日。

既言與君絕。而後自表潔白。反覆言之。蓋猶幸君之一悟也。莊述祖曰：女子當以禮自處。雖私相約。猶有禮焉。傷其所以道之者失也。何用問遺君以下。男謂女之辭。聞君有它心以下。女絕男之辭。詩毛傳曰：非禮相陵則狗吠。呼、

嘽、同嘽也。妃、婦也。嘽、嘽也。當作呼妃婦。屬當作嘽。晨風急疾之鳥。乘秋風而嘽。譬心異者。聲亦異也。東方須臾高。指天日以明之。陳沆曰。此疑藩國之臣。不過而去。自疑憂憤之詩也。莊氏謂男女之詞。恐饒歌雅樂。非饒曲歌辭之比。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明非邇近之思也。其始吳楚之國與。珠玉奉貽。喻獻主之忠告。拉雜摧燒。喻不納而見棄。君臣之義已絕。在我亦不足道。但恐遇失日章。情事日露。將使中朝聞之。則大有可憂矣。雞鳴狗吠。喻風聲布聞。兄嫂。喻中朝也。此必宗室兄弟之國。所謀不軌。故寓度詞也。夫我心則之死靡他。有天子昭之而已。妃呼嘽。曲聲也。譚饒曰。張衡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霧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詒於時君。而懼讒邪。不能自通。此詩之旨。大略相同。莊氏男女之辭既陋。陳修撰藩臣之言亦鑿。

雉子曲

諸本作雉子班。莊述祖曰。雉子班。戒貪祿也。秦尙權力。君臣之禮廢。漢承其弊。而不能改。仕者以爵祿相誘致。已而相謀。多罹法網。賢者皆思遯世焉。舊第十三作第六。陳沆作第七。

雉子班如此之干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黃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

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騰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陳祚明曰。都不可誦。然不敢削。使後人有考焉。莊本校改干作子。梁作梁。吾作倍。蜚之作之蜚。

。被王作被生。莊述祖曰。班。文貌。一曰分也。之。往也。雉以求稻梁往也。倍。迎也。翁孺。老幼也。弋者得雉子以爲媒。雉飛高不過一丈。而橫可三丈。千里一作重。王可思謂若神王。西都賦云。行所朝夕。蔡邕獨斷云。天子所在曰行

在所。堯羊猶望羊。仰首貌。陳沆曰。武帝求賢好士。始以高爵厚祿誘其前。以嚴刑峻法隨其後。此豈能致難進易退之士乎。雉子一曲。其即弋人何慕之思也。莊說近是。譚饒曰。雉子雌雄呢人。不能奮飛。思黃鵠之遐舉焉。

聖人出曲

莊述祖曰。聖人出。思太平也。秦楚之際。民無定極。漢高帝既滅項羽。卽位于濟陰定陶。百姓皆欣欣然述自民間起爲天子之事。作第一。

述自民間起爲天子之事。作第一。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駢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諫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

甘星巫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陳祚明曰。後世擬作。多勸詩書陳腐語。莊校改本。賤不道下。重佳人來。麟離哉。何句。巫作靈。免作勉。改入美人子上。莊述祖曰。漢之興。五星聚東井。秦楚之

際。九河久涇。濟陰定陶。皆在大河界內。九歌與女遊兮九河。佳人喻賢臣。駢駢。行不止也。離兩也。何。誰何也。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護。救也。言諸臣佐高祖平禍亂。周頌曰。昊天其子之。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星室。以星事占輿吉凶也。陳沆曰。莊以美高祖即位。九河道里。坤味情形。皆不合。宣帝初年。嘉祥數臻。故有陰陽之語。徵時喜游俠。具知閭里疾苦。數上諸陵。周徧三輔里。常困蓮勺鹵中。尤樂郭杜之間。故有美人游九河之語。昌邑無道。霍光廢立。故有君之臣明護不道之語。大將軍驃乘。謁見高朝。故有佳人來駢離哉何之語。太山石自立。眭孟占曰。當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者。從白衣爲天子。至宣帝而果驗。故有甘星巫樂甫始之語。宣帝本衛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故又稱之曰美子。而勉以長有四海也。譚儀曰。是爲漢頌。

上邪曲

邪一作雅。莊述祖曰。上邪。諫不信也。禮樂凌遲。以舊爲信。斯不信也。舊第十四作十四。陳沆作第十六。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陳祚明曰。人之死不變之

心。何瓊瓊也。莊述祖曰。上邪。亦指天日以自明也。當與有所思爲一篇。此男慰女之辭。命。令也。答上兩言知之。山無陵以下皆誓辭。答上相思與君絕。陳沆曰。此忠臣被譏自誓之詞與。抑烈士久要之信與。廋廋然。烈烈然。而莊氏謂男慰女之辭。爲不稱矣。譚儀曰。是爲漢雅。陳箋盡之。

臨高臺曲

莊述祖曰。臨高臺。諫亂也。楚黃歇李園之事。國人作此詩。舊第十六作第十。陳沆作第十。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艸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劉履曰。收中吾。曲調之餘聲。樂緯所謂羊無夷。伊那和之類。陳祚明曰。末二句古人頌禱恆詞。張琦曰。南山有臺之旨。莊述祖曰。徐爰射雉賦注。軒。起望也。高臺臨下。有臨淵之懼焉。蘭。香艸也。香艸不必蘭。而目以蘭可乎

左傳服虔注云：大夫稱主。黃鵠喻李膺。高飛有異志也。陳沆曰：此游宴頌美之詞也。江革香蘭。非西京事。疑武帝南巡。浮江時所作。風俗通：明帝東巡。有鳥飛鳴。集乘輿上。虎賁中郎將王吉射中之。作辭曰：鳥啞啞。引弓射。洞左掖。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與此曲同旨。譚儀曰：此郡國臣吏飲酒上壽之辭。古者宴飲則有禮射。漢世遺意猶存。香蘭黃鵠。言外有樂不可極意。國易衰。鵠易逝也。

遠如期曲 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晚芝曲。沈約定舊史云：詰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也。古今樂錄曰：漢太樂食舉曲。有遠期。莊述祖曰：遠如期。紀呼韓邪單于來朝也。舊第十七。陳沆作第四。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

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陳祚明曰：處天左側大樂。自黃帝升天語來。單于自歸。或豫

臣頌祝其君。無不至也。凡可以冀望于君者。必望之矣。莊述祖曰：如而通。猶女也。宣紀：行幸甘泉。郊泰時。開歲

一修故事。詩曰：在帝左右。此皆郊祀頌禱之詞。雅樂陳言。宮縣備舞也。佳、大也。紛、盛多貌。宣紀：甘露二年春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詔以客禮待之。左氏傳曰：鄭有虞心。佳、善也。還來、猶言還

至也。二曰虞、樂也。樂其來附也。謁者、掌賓贊受事。殿、甘泉宮前殿。陳沆曰：此與上之回同時作。上策頌巡狩之

事。此專頌單于來朝也。四夷賓服。天庥廣臻。爲漢道之極盛。故雅頌作于宣帝焉。譚儀曰：莊氏說遠如期。益女壽

業又安。武帝宣威域外。中國益尊。而輪臺之旃。仁心爲質。朝廷賢達。奚斯吉甫之倫。推本世祖。導揚懿美。固其所也。

石留曲 留、一作流。莊述祖曰：有其聲而辭失。陳沆曰：聲辭久渚。不可復話。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縣冷將風陽北逝有無敢於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

開留離蘭 陳祚明曰：都不可解。後之擬者。以水流去而石流不動比臣節。譚儀曰：石以喻堅。水